



苦难情侣

[意大利] 瓦斯科·普拉托利尼 著 黄文捷 译

Vasco Pratolini




译林
出版社



苦难情侣

〔意大利〕瓦斯科·普拉托利尼 著 黄文捷 译

CRONACHE DI POVERI AMANTI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情侣 / (意) 普拉托利尼 (Pratolini, V.) 著; 黄文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7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Cronache Di Poveri Amanti
ISBN 7-80657-094-2

I. 苦… II. ①普… ②黄…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660 号

Copyright ©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45号

书 名 苦难情侣
作 者 [意大利] 瓦斯科·普拉托利尼
译 者 黄文捷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Milano, 196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4
字 数 331 千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94-2/I·088
定 价 (精装本) 2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吕同六

普拉托利尼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应当是陌生的。早在五十年代,当国门尚未打开,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十分稀罕的时候,我国公众就有幸看到一部由意大利著名导演利赞尼执导的优秀影片《苦难情侣》。这部影片就是改编自普拉托利尼的同名长篇小说。

普拉托利尼在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不过,就其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成就而言,笔者更愿意称他为平民佛罗伦萨的歌手。

一九一三年,瓦斯科·普拉托利尼(Vasco Pratolini)诞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早逝,他幼年和外婆生活在一起,贫寒的家境迫使他九岁时离开小学课堂,去当童工,先后当过电梯工人、冷饮店堂倌、排字工人、商店学徒。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如饥似渴地自学,以致染上肺病。不幸的童年生活,对温柔的母亲怀念,慈爱的外婆的呵护,在普拉托利尼的幼小的心灵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自幼同佛罗伦萨的平民阶层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法西斯统治下经历的磨难,更使他对平民百姓的生活与情感有了真切的体验,这都赋予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以丰厚的底蕴。

三十年代,普拉托利尼当过记者,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创办和主持文学刊物《校场》。后来,他参加游击队,投身抵抗运动。反法西斯斗争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他把对平民百姓的生活、斗争和情感的更深一层的体察,倾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他把自己生活

过、最熟悉不过的佛罗伦萨工人街区，安排为小说赖以展开的环境，把像他一样的普通劳动者，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谱写他们的苦难与欢乐，讴歌他们的品格与情操。

普拉托利尼的早期作品《绿地毯》(1941)、《马加志尼街》(1942)、《女友》(1943)、《街区》(1944)、《家庭纪事》(1947)，都或多或少带有自传色彩，有着作家身世的某些投影。它们或娓娓叙谈自己的童年生活，寄寓着对这一段难忘的经历的富于诗意的回忆；或通过少年主人公对周围现实的观察与感受，勾画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一代少年在情感、意识上的成长；或以曲折尽意的描写，记叙不同的环境里生长的少年的命运，着意刻画精神流浪儿的悲剧。

一九四七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苦难情侣》，是普拉托利尼的一部代表作，它使普拉托利尼跻身于意大利和世界名作家之林。

《苦难情侣》同作家的早期作品有着某种承袭的关系，但普拉托利尼把他早期作品中刻画的题旨，在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层面上予以拓展了。故事发生在狭小、拥挤的犄角街。这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街道，位于佛罗伦萨市中心，毗邻著名的艺术宫殿老宫。这里居住着一群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过着平静而又平淡的生活。爱情与离异、友爱与偷盗，在这条小街上共存，这里居民的职业与性格、憧憬与追求，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遭际，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都是“犄角街人”。

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夜晚，暴风骤雨突然降临，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刚刚攫取了政权、急于建立全面专政的法西斯分子，在佛罗伦萨对进步人士发动突然袭击，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在这血雨腥风之夜，共产党员、马掌匠科拉多挺身而出，置白色恐怖于不顾，紧急通知面临危险的进步人士转移。科拉多不幸英勇牺牲。他的死激励了犄角街人。科拉多的同伴乌哥、马里奥成为抵抗运动的战士。乌哥又被捕入狱。但犄角街人没有悲观胆怯。希望之火一旦点燃，再也不会熄灭，他们明白，法西斯建立的“新秩序”不是永恒

的,犄角街人获得自由的日子不会遥远了。

普拉托利尼作为优秀的小说家,在《苦难情侣》里绝不止于实录他的同胞们的苦难生活,而是以充沛的热情、激越的文字,倾力刻画在“黑暗的二十年”里众多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普通人的社会心态、价值观念、思想情操和理想信仰。小说以犄角街的几位姑娘的恋爱史为情节脉络,把个人情感的线索,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的主线紧密交织,柔美与豪放、微妙的细节与宏大的气势融为一体,既写出丰满厚实的人物形象,又以宽广的画面,表现了青年一代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的艰辛生活与英勇斗争,写出了意大利民族的优秀品格。

《苦难情侣》里小小的犄角街,是一个很寻常、很容易被忽略的群体,但一经作家妙笔写来,提炼概括,小中见大,又成为特定时代里整个意大利的缩影。小说由此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历史的景深与厚度,这正是《苦难情侣》的价值所在。

普拉托利尼的其他作品还有《意大利历史》三部曲(《麦泰洛》,1955;《豪华》,1960;《隐喻和嘲讽》,1966)和《理智的永恒》(1963)。在这四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以恢宏的气势,抚今追昔,奋意驰笔,纵括从十九世纪末叶工人运动兴起,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近百年间意大利社会的沧桑变迁,构成一幅大气磅礴、多彩多姿的意大利历史画卷。

普拉托利尼的小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苦难情侣》、《麦泰洛》等相继被搬上银幕,成为战后意大利电影的经典作品。普拉托利尼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他先后和罗塞利尼、维斯孔蒂、罗依等大导演合作,制作了许多著名影片。一九五七年,他荣获意大利林琴科学院的“民族奖”。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普拉托利尼病逝。

献给我的妻子

本书人物、情节和环境均属虚构，因而同现实存在的人或事没有任何关系。

目 录

| | |
|-----------|-------|
| 第一部 | (1) |
| 第二部 | (145) |
| 第三部 | (285) |

第一 部

煤铺老板内西的公鸡打鸣了，切尔维亚旅馆的挂灯也熄灭了。运送夜班电车工人的车辆路过此地，震醒了理发匠奥雷斯特，他是睡在莱昂尼街的店铺里的，那店铺离犄角街有五十米远。明天是赶集的日子，他的头一位顾客准会是卡连察诺一家农场的管事，这个农场管事每星期五早上总是会带着一个星期未刮的胡子到理发店来的。阿尔诺夫塔楼上的“马尔佐科”^① 转向了东方，这就保证会有好天气。老宫后面那条小街上，几只猫正在把垃圾堆里的一个个袋子撕得粉碎。鳞次栉比的房屋一座紧挨一座，甚而月光也只能稍微掠过那最高一层楼的窗棂。但是，阳台上那只内西的公鸡却看到了月光，因而它竟打起鸣来。

旅馆的电气挂灯熄灭之后，犄角街上只有一个窗户还露出灯光，那是“夫人”房间的窗户，这位夫人总是在她那喉部的疮疤伴随下度过长夜。马掌匠科拉多的那匹马在不时踢蹬着：原来它的那个食槽竟放到锻炉后面去了。这是五月，黑夜中没有一丝风，却浮荡着阵阵难闻的气味。马掌铺门前，堆放着白天钉过马掌的马匹留下的粪便。莱昂尼街拐角处的那座小小的古老水池，几个月来就积满了水，并且溢了出来。家家户户放垃圾的袋子和推车，像往常一样七零八落地放在门口。

^① 佛罗伦萨的城徽名，其图案为一只蹲坐着的雄狮，持着一面绘有一朵百合花的盾牌。这里喻指塔楼上的一个风标。

一批警察的脚步沉重作响，声音安然自信。他们带着拳击手跨过绳索的那种熟练而从容的神色走进犄角街。这是一支对付那些受警告的人的夜巡队伍。

“纳尼，在家吗？”

“晚安，队长！”

“把脸露出来，纳尼！”

从一层楼上，有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探出身来，生得尖嘴猴腮。他穿着一件没有衣领的衬衫，用一个链扣系紧，卷起袖子，嘴里叼着一根烟蒂。

“现在上床去吧，做些老实梦。”警察从街上对他说道。

“遵命，队长。”

稍远一些，马掌铺上方的一个窗户里，有另一个受监视的人在向夜巡队行礼。

“我跟你行礼呢，队长。”

“听着，朱利奥：要是我下一次再看见你露出脑袋，我就把你关进去。”

“听您吩咐，队长。”

“上床去！晚安。”

“队长！”

“怎么了？”

“您别嫌我讨厌。我的警告处分只有十八天就到期了。”

“我要是你，可不会那么有把握。波洛尼亚街的那个活干得怎么样？”

“什么都没落着，上帝作证是实话。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再说，您也知道，波洛尼亚街不是我的地盘。”

“现在睡去吧。明天早上我们再说。”

夜巡队又朝上面的希腊人镇走去。圣十字架教堂的正面被月光洗得湿淋淋的。不过，警察感兴趣的不是这个。

犄角街终于成了猫儿们的天下，它们在更大的一堆垃圾上大吃大喝：因为贝利尼一家住的房子里，三号门牌的二层楼上，刚举行过婚礼盛宴。米莱娜和内里街的香肠奶酪店老板的儿子结了婚。米莱娜十八岁，头发金黄，有一双鸽子般的水汪汪的眼睛：犄角街又丢掉了街上几个天使的第二个。米莱娜在结婚旅行之后就住到疗养院区的一所公寓里去了。

造闹钟就是为了发响。犄角街上共有五个闹钟，这些闹钟每到一个钟头就响一次。响得最早的是奥斯瓦尔多的闹钟。这是一位商业代表的闹钟，因为这位商业代表要在“全省四处奔波”。这个闹钟很小，分秒不差，它那响声像是小姑娘的尖叫，比切基家的闹钟那种震耳的响声要早响一刻钟。切基家的闹钟的声响犹如有轨电车的铃铛，但是，这响声是专用来唤醒酣睡得像只乌龟的清道夫的。

乌哥的闹钟也属于那吼叫轰鸣的闹钟一类，但是，它的声响要弱一些，而且不大清晰：这和它的主人恰好相反，因为它的主人从早到晚推着一车水果蔬菜到处转悠，用一种男中音歌手的嗓门推销货物。乌哥从一个二房东手里转租到一个房间，是三层楼二号，并且也正因为这样，卡雷西夫妇的那个闹钟就从来不曾叫人听到过声响。玛丽亚几乎总是“在她的房客的那块小磨盘发生爆炸时”惊醒，她伸出手来把自家闹钟的拨钮放到“止”字上。这样一来，睡在她身旁的贝皮诺就不会惊醒了。只要乌哥不出门，贝皮诺是禁止她离开床铺的。

乌哥在厕所里边吸烟边大便，耗了有半个钟头，然后又在自己的房间里磨蹭半天，玛丽亚对此感到好奇，想弄清原因何在。通常，她总是在厨房里遇上他，而他正在那里洗刷。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短得几乎像是女人的三角裤。他的上身宽阔，腰部很细，两腿肌肉结实。她喜欢观看他这个样子，就像观看陈设在橱窗里的东西，即使买不起。在这之后，她就能兴致勃勃地打发一天的日

子。

玛丽亚生火烧水，把牛奶咖啡也热了。乌哥把头伸到水池龙头下面，得意地哼哼唧唧。（贝皮诺则喜欢在脸盆里用热水洗。此刻，他正四脚朝天、半张着嘴睡着。她每逢起身时看到他，就总是感到吃惊，觉得他简直像个死人。）

“快点吧，”玛丽亚说道，“我也得洗呢。”

乌哥抓住毛巾的两头，在肩膀和身体两侧猛擦着。

“您自管洗嘛，”他答道，“我才不怕呢！”

她把他推出门外，手紧按着他那赤裸裸的肌肉。

时间已经把第五个闹钟的发响机器搅动了。铺路工人安东尼奥抽动了一下身子，嘟嘟啾啾地骂了一声。这是打破寂静的第一个人声。黎明把晨光洒到街上，那里是猫儿们的休息场所。公鸡把它的主人煤铺老板从床上拉下来。米莱娜的妈妈已经起床了，两只手放在小腹上，看到新嫁娘的小床空空如也，叹了口气。小街上的每户人家都已经有那么几个人睁开了眼睛。只有夫人刚刚昏昏入睡。纳尼也许正在做着老老实实在的梦，科拉多则打开马掌铺的店门。马用嘶叫声向他道了早安，与之相呼应的则是新生儿的啼哭，这女婴睡在楼上一个房间里，两旁是她的父母，他们挤得她透不过气来。妈妈想法哄她，把乳房凑过去。爸爸在听到警察队长提到波洛尼亚街的盗窃案之后，彻夜没有合眼。卡连察诺农场的管事赶着他那辆双轮小马车来到街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在想：首先该把这车货交给科拉多，然后再到奥雷斯特那里去把一个星期的胡子剃光。只要脸蛋修得干净，马儿再钉好马掌，那生意就会更加兴隆：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符咒，是必须遵行的。

科拉多给他的马喂了大量秕糠。这时，他在宽阔纵深、宛如宫殿的宽大走廊的马掌铺的尽头，拉动着风箱，灶火劈劈啪啪作响。科拉多是一个三十岁的汉子，身高约摸两米，壮壮实实的，正像他

的绰号“马齐斯特”^①。他作过战，当过投弹手，在他服役期间，上尉曾想把他编入国王的仪仗队，但是，后来了解到他的政治信仰，就改变了主意。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两年，马齐斯特曾参加过人民突击队。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一个早晨，有四个法西斯分子来到了马掌铺：是住在犄角街一号的卡尔利诺领他们来的。这几个法西斯分子说是要来找他算账；另有一些法西斯分子已经把这条街的两个路口都堵住了。这是一次伏击，但是，科拉多认为，这帮家伙居然胆大包天，敢在他面前寻衅。他当时背靠炉灶边的墙壁，那上面用钉子挂满了铁马掌。他说道：“你们要是把手枪扔掉，我情愿奉陪到底。我要把你们四个全都一网打尽。”卡尔利诺则说道：“等你吃了苦头，我们就能谈判了。”科拉多飞也似的把一块铁马掌抛到他的脑袋上，回敬了他。马掌铺里当时引起了一场地震似的骚乱，人们都从自家的窗户里争相偷看，连夫人也从床上起来了。而切尔维亚旅馆的老板，为了做到“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把门也上了闩。也许，当时法西斯分子之所以没有开枪，是因为卡尔利诺的老娘跑来敲马掌铺的大门，口口声声央求儿子回家去。这样的袭击没有重复第二次。

马齐斯特在这四角地带（其中包括爵爷府广场、门塔纳广场、圣西蒙教堂和圣十字架教堂），跟所有人都有交情。蓬塔西埃维和鲁菲纳两个市区的赶大车的、英布鲁内塔和卡连察诺两个地方的农场管事，他们这些人人都知道，在佛罗伦萨，没有一个马掌师傅能比得上他。另外，马齐斯特在犄角街也有他的朋友，他的住房和店铺就设在那里。乌哥也曾跟他一起参加过人民突击队。如今，乌哥每天晚上都把他的马掌铺放在马掌铺里。

马齐斯特也是朱利奥的朋友。朱利奥失业时（这对他是家常

^① “马齐斯特”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演员巴尔托洛梅奥·帕加诺（一八七八—一九四七）的艺名。

便饭),马齐斯特就给他找些活干。他派朱利奥去买钉子,付票据,他知道自己可以信赖朱利奥。刚七点钟,朱利奥就上街了。他想法让自己变得有些用,拉风箱的小伙计还没有到,他就代拉风箱。

“你今天是从床上摔下来了吧?”马齐斯特对朱利奥说道,顺手递给他一支香烟。

他们用炉灶里燃烧着的煤块点燃了香烟。朱利奥阴沉着脸,用全身力气一来一去地拉着风箱。马齐斯特把工具摆好。最后,朱利奥终于开口了;他说话的样子几乎像是漫不经心的,但是,他的声音却异常激动,这透露了他的心绪。

“科拉多,我要你帮个忙。”

“我要马上跟你说,不行。”马齐斯特答道。他语气坚决,他惟恐自己会产生怜悯之心,因而语气也便更加显得不容商量。他又说道:“我答应你,要是他们再把你关进去,我还会帮助照料你家里的,不过,我奇怪你怎么会想到我……”

“可我还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事啊!”

“昨天夜里,警察队长经过的时候,我还醒着呢!”

那农场管事的一车货停到了马掌铺门前,马馊了馊馊子,马具上的铃铛最后丁丁当地响了一下。

马齐斯特对朱利奥说道:

“别胡思乱想了,你这无赖!现在我要干活了,回头见。”

这时候,乌哥已经推着他那小货车去到郊区的街头巷尾。这天早上,他卖掉了一车瓜菜土豆,妇女们喜欢买他的东西,玛丽亚用锯末擦洗着地板,同时也在想着这件事;她在办公楼里当勤杂工,此刻正在用大刷子打扫一间间办公室。她在暗自微笑,想道:如果以前就认识乌哥,并且两人结成伴侣,岂不幸福!今天早上,贝皮诺醒来时,脾气比平常更加暴躁,竟拿起屉柜上的那个相框朝她背后扔过去。相框里放着他们死去的才三个月大的婴儿的照片,玻璃像被石子砸破那样裂成碎片。贝皮诺是一家餐馆